

天机不可泄露

谢旭晴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做木匠是个不错的营生。

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墨斗一弹,拉大锯,扯大锯,木屑飞舞;刨子、锉子,叮叮咚咚,刨花满屋……忙碌的空隙,李木匠时不时地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擦拭脸上的汗珠子,有时也会唤东家来收拾满地的刨花。

“砌匠来了有挑的,木匠来了有烧的。”家里做一场木活有得柴烧,勤劳的主家会适时清理场地,装走木屑,刨花留作柴烧。还会适时为师傅端上热茶,招呼师傅休息。木匠是个力气活,半下午的时候,主人家会给师傅们下一碗肉丝面或煮一碗荷包蛋打个尖补充体力。

休息喝茶的档口,师傅告诫徒弟们:“学艺、学艺,三分学、七分偷,不仅仅要用眼,还得用心,光靠师傅教,能学到的东西很有限,得自己细心揣摩……”

打隼,卯眼,细心绘图、雕刻,砂纸打磨;粗工细活,一整套工艺流程完成,一架“福禄寿喜”“金童玉女”的花架床已做好,这花架床是给陈家二公子结婚打造的喜床。

李木匠带着三个徒弟在土门村陈大广家做“喜活”做了半个月,今天总算要完工了。

看到满屋的新家具,东家高兴,也很爱好,为感谢李师傅师徒四人的倾心费力,晚饭菜品煎炒烹炸多种多样,好酒摆上,李师傅一看这架势:“够了、够了,一会儿把桌子腿压断了……”

人逢喜事精神爽。老陈给师徒几人倒满酒,酒过三巡,陈家主妇趁机向李师傅讨彩头:“李师傅,我家老二这喜事还顺利吧?”

李木匠一仰脖,一杯“老白干”下肚,满面红光:“顺利,顺利,你家二公子呀以后夫妻和睦,儿女双全!”

老陈夫妇听后更高兴了,又忙着给师徒几人敬酒。

老李夹了一块五花肉:“大广啊,过喜事人多事多,千万莫忙得烫了屁股,哈哈!”

“怎么会呢,李师傅真会开玩笑。”哈哈!师徒几人也一起笑了起来……今夜,秋风送爽,老陈家的四合院里,笑语不断,四里八乡的邻居都知道,陈家的喜事近了。

时间如秋风的马蹄,转眼就到了喜日子的前两天,陈大广家的院子里,用八块土坯砖支起地灶,一顶十八掌的大铁锅放上,锅边用烂泥封边,灶下架起劈柴,熊熊大火“噼噼啪啪”地燃烧起来,一锅水的温度就像即将娶新媳妇的陈家小伙子陈壮的心情一样,节节攀升,逐渐滚烫。他家今天请来了杨屠户杀喜猪,后天家里要大摆流水席,今天还请了很多来帮忙的老家。

一头大肥猪已经上了杨屠户的绳套,一帮壮汉,有的抓猪耳朵,有的逮猪脚,有的掂猪尾,几人就这样“呼哧呼哧”地把同样喘着粗气的二三百斤的大猪弄到大锅旁边的案板上按倒了。杨屠户正准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,陈大广及时端个洋瓷盆放到案板的前下方准备接猪血,看到屠户很



(网络图)

吃力,也跑到杨屠户这边来帮忙按着乱弹乱奔的猪,这个猪虽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,但是也还在做最后的挣扎,妄图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力一搏,虽然没能自救,却把主人给弹到了旁边的大锅里了。

此时,锅里的水已经快烧开了,随着“哎哟”一声,陈大广坐进了大锅里,众人赶忙拉他起来,屁股已经严重烫伤……

虽然喜公公的屁股烫了,陈壮的喜事还是如期举行,新房里闹房的亲戚朋友,敲着锣鼓唱着歌,而陈大广只能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床上,尽管屁股上涂满了烫伤药,可依然还是很疼……突然想起李木匠的话,“大广啊,过喜事人多事多,可千万别烫了屁股啊!”当时只当是玩笑话,这不,果真见了吗,难道他真是“鲁班神算子”?后来,真如李木匠预言的那样,陈壮婚后添了一双儿女,小夫妻相亲相爱,生活幸福。

李木匠在行活里会神算,听说奥秘就在头三斧里。

一传十,十传百。李木匠名气越来越响,十里八乡找他做木活的越来越多了!师徒四人像唐僧师徒取经一样,挑着担,扛着锯,奔走在乡间小路上。

李木匠时刻不忘告诫弟子们:“鲁班的传人,做匠人要讲规矩,干活不能偷奸耍滑,三个工能完成的,绝不能四个工完成,如果磨洋工,你的活路就会被断送。如果遇到家境不好的可怜人,还得适当的赶工和送工……”

大徒弟“悟空”扛着大锯,偷偷蹭到师傅跟前:“师傅,您怎么就算出陈大广会在杀喜猪的时候烫了屁股呢?”

挑着担的“八戒”和“悟净”也竖起了耳朵。

“唐僧”只管大踏步往前走,甩下一句话:“天机不可泄露!”

喜雨

邹晓峰

暮色降临,天气骤变。我和妻子满心欢喜地收回了早晨晾晒的衣服。

看到了乌云四起的天气变化,我便不时地留心倾听窗外的声音,期盼着那如筛豆般的雨声,一场酣畅淋漓

的大雨。

我打开了窗户,清凉的空气迎面涌来,哇,好清爽啊!借着村头的路灯,可见细密的雨丝在夜空中倾情而下。顿时,我一阵狂喜:终于下雨啦,

老天爷呀,你终于下雨啦!

别笑我疯癫,因为我是农民的后生,农民把希望种在田地里,就盼着风调雨顺。已经一个多月没下一场透雨,田地里的庄稼都打蔫儿了。特别是近一周的晴热高温,把人都烤得非常难受,何况那些庄稼。有时即使坐在屋里,我仿佛都能听见田野里那些被炙烤的庄稼在喊口渴。该用的水源都已用完了,塘底露出,泥已成龟裂状。早就盼着一场痛快的大雨了,我又怎能不高兴呢?

我站在窗前,不时将手伸出窗外,测试着雨量。雨丝逐渐变成雨点,急促地打在我手心,我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的惬意。

妻子催促我早些洗漱,明天上午还要去各校检查疫情防控情况。我洗漱完毕,临要上床睡觉时,我又开门走到屋外,咦,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停了。我失落极了,仅这个雨量,根本解决不了田地的干旱问题,但好在天空还显得阴沉,有再下雨的可能。于是,我便吸着烟,在门前来回地走着。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是没下来,我只有很不情愿地关上了门。

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小时,总是翻来翻去,无法入眠。于是,我便轻手轻脚地下了床,小心地推开窗子,将手伸出窗外,没有试到一滴雨点。这时,只好又失望地关上窗,躺在床上,半天才入睡。

一个囫圇觉醒来,一看手机,是凌晨3点半。再次轻手轻脚地下床,打开窗,伸出窗外的手感到了一丝雨的清凉!虽然雨很小,但却也燃起了我的希望。我轻微的响动还是惊醒了妻子,她埋怨道:“你也没种田地,为啥这样盼下雨呀!”

我回答道:“这下的哪里是雨,分明是粮食,是农民的希望啊!”

继续睁眼睛躺到早上5点,我飞快地穿好衣服下了楼,扛起一把铁锹就往离家不远的一片农田走去。路过一片花生地,花生、芝麻等庄稼墨绿墨绿的,像喝过了油水似的,与前几天大不相同。我用铁锹刨开土看了下墒情,被雨水润湿的土层达10厘米左右。田里水稻的颜色也绿得可爱,只是田里依然没有积水,水都被田的裂缝吃了去。于是,我便放下手中的铁锹,用手机查了下天气预报,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里,我市各县区均有中到大雨。我后高兴极了,在返回的路上遇人便说雨还要下,今天会有中到大雨,农户们听后也都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雨在午后时分如约而至,伴着隆隆的雷声,如瓢泼一般。我关上窗,放松地躺到床上,心里得意地说道:“乾坤定矣!”

枕着雨声,我沉沉地睡去。在梦里,我似乎还能听见田里、地里的一片一片庄稼,在“咕嘟……咕嘟……”地喝着甘甜的雨水。



(网络图)